

湖湘

〔清〕张九钺撰 雷磊校点

陶园诗文集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

文库

〔清〕张九钺撰 雷磊校点

陶园诗文集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岳麓书社



湖湘文库
甲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陶园诗文集/(清)张九钺撰;雷磊校点.—长沙:

岳麓书社,2013.5

ISBN 978-7-5538-0090-5

I. ①陶… II. ①张…②雷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古典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清代 IV. ①I214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16882 号



湖湘文库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
陶园诗文集

据湖南图书馆藏本校点

作 者 [清]张九钺

校 点 雷 磊

责任编辑 马美著 刘 文

特邀编辑 赵振兴

整体设计 郭天民

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

网 址 <http://www.yueluhistory.com>

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

邮 编 410006

电 话 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 960×640 1/16

印 张 58.5

字 数 708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538-0090-5/I·1104

定 价 11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长沙金州新区泉州北路100号 电话:0731—87878880

邮编:410600

ISBN 978-7-5538-0090-5



9 787553 800905 >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

顾 问	张春贤	周 强	徐守盛	杨正午	周伯华
	胡 彪	肖 捷	许云昭	文选德	孙载夫
	戚和平	谢康生			
组 长	蒋建国	路建平			
副组长	郭开朗	王汀明			
成 员	李友志	钟万民	姜儒振	魏 委	吴志宪
	刘鸣泰	朱建纲	龚曙光	周用金	朱有志
	王晓天	钟志华	刘湘溶	肖国安	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主 任	刘鸣泰	朱建纲		
副主任	魏 委	吴志宪	田伏隆	王新国
	尹飞舟	龚曙光	唐浩明	
成 员	唐成红	陈祥东	肖 荣	苏仁进
	田方斌	王德亚		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主 任	文选德			
第一副主任	刘鸣泰			
常务副主任	张光华	彭国华	张天明	
副主任	熊治祁	夏剑钦	丁双平	朱汉民 曾主陶
委 员	谢清风	易言者	李小山	刘清华 黄楚芳
	黄一九	胡 坚	周玉波	雷 鸣 王海东
	韩建中	章育良	杨 林	
装帧设计总监	郭天民			

出版说明

湖湘文化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。特别是近代以来，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，以其文韬武略，叱咤风云，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，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，影响深远。为弘扬湖湘文化、砥砺湖湘后人，中共湖南省委、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《湖湘文库》大型丛书。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以“整理、传承、研究、创新”为基本方针，分甲、乙两编，其内容涵盖古今，编纂工作繁难复杂，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：

一、甲编为湖湘文献，系前人著述。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，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，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。

二、乙编为湖湘研究，系今人撰编。包括研究、介绍湖湘人物、历史、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。

三、乙编中的通史、专题史，下限断至1949年。

四、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、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。

五、除少数图书以外，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。

六、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。甲编图书前言，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、该书主要内容、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、所用底本、参校本等。乙编图书前言，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。

七、对文献的整理，只据底本与参校本、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，对底本文字的讹、夺、衍、倒作正、补、删、乙，有需要说明的问题，则作出校记，一般不作注释。

八、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、数字、标点等，除特殊情况外，一般不作改动。乙编图书中的标点、数字用法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。

《湖湘文库》卷帙浩繁，难免出现缺失疏漏，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。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前言

—

张九钺（1721—1803），清乾隆朝著名诗人，字度西，号紫砚，湖南湘潭县人。先世居湖北襄阳。曾祖熹官都司，从明督师何腾蛟，何死，营葬湘潭，誓守不去，遂为湘潭人。祖文炳，文登县知县。父垣，河西县知县。

张九钺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为求学时期（1721—1742）。张氏生于康熙六十年辛丑（1721）八月三十日。早慧，七岁能诗文，九岁通经史大略，十二岁补弟子员。二十一岁，以选拨贡太学。二十二岁，廷试一名，留国子监肄业。

第二阶段为任教及游幕时期（1742—1763）。乾隆七年（1742），张氏年二十二，补正红旗官学教习。十年秋，教习期满，乞假归湘。后游幕江西（1746）、云南（1751—1752）、吴越（1753—1755）、郴州（1756—1757）。二十三年，张氏三十八岁，回京，仍任正红旗官学教习。二十七年，中顺天乡试举人。第二年会试落第。

第三阶段是为官时期（1764—1776）。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以教习循资得知县，拣发江西。初摄南丰县（1764—1765），补峡江县（1765—1766），调南昌县（1767—1768）。三十三年秋，丁母艰，卸南昌任。三十五年秋，游粤。三十六年，入都谒选。明

年，拣发广东。历始兴（1772）、保昌（1773）、海阳（1774—1776）三县知县。

第四阶段为修志和讲学时期（1776—1803）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以海阳盗案牵连落职。遂游江西、福建、浙江等地（1777—1783）。又游梁（1784—1784），客门人熊东川署。游太行（1784—1785）。游嵩山（1786），主讲嵩阳书院。游洛（1786—1790），主讲周南书院，修偃师、巩、永宁三县县志。五十五年，出洛，主讲临淮书院（1790—1791）。五十七年，归里，再赴澧州，主讲澧阳书院。旋归湘潭，主讲昭潭书院（1792—1803）。歿于嘉庆八年（1803）九月十九日，年八十有三。

张氏著述，诗文则有《陶园文集》、《陶园诗集》、《陶园诗馀》、《六如亭传奇》、《历代诗话》；方志则有《束鹿县志》、《峡江县志》、《偃师县志》、《巩县志》、《永宁县志》等；笔记、杂著则有《晋南随笔》、《山川考略》、《南北朝侨置州郡质实》、《得瓠轩随笔》、《字音考异录》等。

二

张九钺生长名家，兄弟多致通显，而自己官运不济，仅至知县。但他勤于政事，刚决清廉，颇得民心。

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张氏任南丰知县，岁歉，民艰于食。请平糶。部例，大邑存七糶三，而张氏计就食人数，糶过半。上官严檄切责，幕僚也以为不妥。张氏则曰：积贮关系民命，安能墨守旧例，坐视百姓饿死。万一为民受罚，不负君，不负亲，其荣多矣。一意行之。饥民万余人遂无一饿馁。可知，张氏行事以民瘼为重，而不计个人得失。后十四年（1778），张氏罢官，客居南

丰，士民争相款待，惟恐不至。临行，夹道相送，有执其手而泣者，曰：“非公，吾等早为饿鬼矣。”可见南丰士民感戴之诚。^①

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，张九钺任南昌县令。是年春，南昌大雨不止，连遭四灾。第一灾，二月，城内东湖因雨久泛滥，灾及南昌贡院。张氏以大修请，动帑六千余两，赓事，予优叙。第二灾，四月，积潦冲决彭蠡洲渚，伤民禾稼，积骸累累。张氏捐廉俸购棺、甕瘞白骨，又请于上级，普赈灾民。昼夜驻圩上，凡六月余。张氏撰《赈灾篇》纪其事（《陶园诗集》卷九）。既毕，万民环吁巡抚，泣请刊碑立案，以志不忘。第三灾，六月，南昌诸水循城而下，而章江门捍江堤圯，灾民无所归。张氏复请官修，上官执不可。退而捐廉若干两，不足，出夫人钗珥助之。二十里长渠复其旧。第四灾，城内三湖（南湖、东湖、北湖）同时泛滥，坏庐舍。张氏上《重修豫章沟议》（《陶园文集》卷七），申十二利九便之说，抗争于行台，方许修濬。始八月，赓工于明年二月。巡抚为记，与张氏《重修豫章沟议》皆泐于石。至是，南昌绅耆记张氏修贡院、筑长堤、濬旧沟等五大政始末，立祠以祀。^② 赈恤四灾，最能体现张氏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。

张氏呕心沥血，救民贫病，政绩斐然。但是为人耿直，疾恶如仇，也容易得罪上官。他为官保昌县令之时，将大吏之子绳之于法，后因海阳盗案，被牵连削职，仕途从此终止。

疾恶如仇的另一面是褒扬节义，这也是张九钺的一贯思想。《陶园文集》卷五收传文16篇，表彰忠孝节义就有13篇。而且，

^①事见《琴城酬赠诗序》，《陶园文集》卷四。

^②事载张家枬《陶园年谱》（《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》第104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）。以下简称年谱。

这13篇，少应酬之作，多有意为之，《节孝刘母朱孺人传》云：

张九钺曰：予应四方修志之聘，每擔拾深山穷谷、寒门苦节、愤血幽香，阐述惟恐不尽。

可证其忠孝节义思想之根深蒂固，而表彰则多出於自为而少出于请托。张氏撰方志，立孝义志、忠节志两志^①，亦可证。另外，《陶园诗集》卷二十一为《志馀吟》，其自序云：“客东都修偃师、巩、永宁三县志乘，遇考证山川古迹及忠孝节义事，有可歌可讽者作乐府歌辞各体诗，曰《志馀吟》。”其实，本卷歌咏忠孝节义之诗远多于考证山川古迹之诗。除本卷外，也多有歌咏忠孝节义之诗，不一一举例。总之，忠孝节义是张九钺思想中的重要部分。

张九钺是敏学之人。早慧，誉为神童。但四十三时，进士不第，科举并不成功。这是他沉沦下僚的重要原因。因此，张氏对科举爱恨交加。《施温卿传》（《陶园文集》卷五）传主施万玉（字温卿），博学多才，科举经历与张氏颇相似。为弟子员时，试雄其曹。贡太学，试礼部为上等，名益噪。其后，试京兆，不第，而“挟兔园册者反出其上”。竟郁郁不乐，得寒疾而死。张氏借此传表达了对科举压抑人才的不满。《陈桃文先生传》（同上）主旨相同，陈之骅（字桃文）酷爱读书，邃于经学，尤长三礼，为文才气淋漓，“同作者舌拮不敢下”。陈氏有真才实学，但屡试不第，竟以明经终。作者借传施、陈，以浇自己块磊。

张氏也曾深究经史之学，邓显鹤《传》云：“君屡任剧县，暇则与学官、弟子讲求小学、经义、成就甚多。”^②今有《字音考异录》一种，可略见其经学一斑。但他成就更大的还是方志、史地

①据《书偃师志孝义志张煜后》，《陶园文集》卷七。

②《陶园文集》卷首。

之学。史地之学，著有《晋南随笔》、《山川考略》、《南北朝侨置州郡质实》等。方志之学成就最大，张氏四十二岁时，应邑令李文耀之聘，修《束鹿县志》。其后，又应聘修《峡江县志》、《登封志》、《偃师县志》、《巩县志》、《永宁县志》等。可见，张九钺学术并不长于名物典章的考据，而长于经世致用的实学。方志、史地均属此。又“君既为县令，则日夕讲求农田、水利、学校、荒政”（邓《传》），至于其经世致用之实绩，则未著于书。

张九钺极为重视教育。二十二岁，即任正红旗官学教习。为官时，“日夕讲求”学政。晚年，主讲嵩山书院、周南书院、临淮书院、澧阳书院、昭潭书院。从事教育六十余年，培养了一大批学生。其教育思想除修炼德行，敦厚风俗，端正学风外，主要还在于以古学、实学补时学（科举之学、寻章摘句）之偏。所谓古学乃经史之学，特指朱子理学之前的经史之学。实学即如上文所言农田、水利、荒政、学校、地理、方志等。

勤政爱民，彰明节义，经世致用，作育人才，是正统的儒家思想。这是张九钺思想的主流，但是一个人的思想是复杂的，有多个面相。张氏思想的另一面相则是佛家。张氏同佛家因缘极深。据年谱载，父祷于南岳而生张九钺。张九钺六岁，父携之谒南岳。毗卢洞寺僧瑞檀异之，曰：“郎君貌何类吾师之甚。”随出句属对，曰“心通白藕”，九钺应声曰“舌涌青莲”。僧大骇，即鸣钟聚徒，相与膜拜。言其师圆寂时，留此上联，后有对出者，即其后身。后六年，瑞檀访九钺于岳麓寺，张氏赋《岳麓六朝松歌送瑞檀师归祝融峰》（《陶园诗集》卷一），言身后事甚详，有云：

吾师昨下祝融峰，访我蚕足深山中。……我昔六岁时，家严携之谒岳灵。……师惊拜我呼尊宿，五日留之饭松粥。黄精苗盛芋魁肥，白藕青莲对相属（“心通白藕，舌涌青莲”，

余六岁与师属对句。师即五体投地)。

年谱所载实据此。又张氏在广东养病时曾作《病中口号》二首，其一云：“担柴运米百无能，自读楞严自剪灯。夜半万缘钟打尽，前身南岳一枯僧。”据《年谱》载，张氏吟此诗而逝。可见张氏本人亦相信身后说。自少至终，此事对张氏影响甚大，佛家思想必然渗入于心。

6 张氏的佛教思想在《六如亭》杂剧中有集中体现。此杂剧本于《宋史·苏轼传》被贬岭南事。剧情如下：苏轼因受御史李定的弹劾，被贬岭南，侍妾王朝云随行。朝云性情贤淑，一心向佛，但因幼子早夭而哀感成疾，在南迁途中病亡。朝云逝前，口诵《金刚经》六如真偈，故苏轼为她修建的墓亭即以“六如”为名。惠州都监温省真之独养女温超超，年十五，仰慕苏轼才名，朝夕吟诵苏词。东坡至惠州，两人为邻，温女常夤夜逾墙藏窗下听苏吟诗，一听钟情，以心暗许。温父提亲，被苏氏婉拒，超超相思成疾，遂亡。逝后，于蓬莱洞天遇已成星君仙妃的王朝云，留下为伴，学诵《金刚经》。东坡是五戒禅师转世，逝后重返仙界为蓬莱洞主，从此与王朝云、温超超仙界重聚。此剧主题有二：一是爱情，二是佛教。作者在戏文中大量铺叙佛教思想，可以看作是本人佛教思想的反映。值得深入研究。

三

张九钺成就最高的还在诗歌创作。他手编的诗集有十八卷，由若干小集组成，按时间顺序编排。后由其侄孙家栻重加编辑出版，道光本有二十四卷，共 2300 余首，其小集分别是：《红叶山房集》（1730—1741），居家时作；《都讲集》（1742—1744），入

国子监、官教习时作；《江帆集》（1745），自都返湘时作；《豫章初集》（1749—1750），游幕江西时作；《滇游集》（1751—1752），游幕云南时作；《吴越集》（1753—1755），游幕吴越时作；《二岭集》（1756—1757）自湘潭至郴州校童子试时作；《三树轩集》（1758—1763），再入都官教习时作；《豫章二集》（1764—1769），官江西时作；《粤游集》（1770—1771），游广东时作；《再蚕集》（1771），入都谒选时作；《海南集上》，《海南集下》（1772—1777），官广东时作；《豫章三集》（1777—1779），游江西时作；《萍舫集》（1777—1783），往复游浙江、福建、江西时作；《游梁集》（1783—1784），游开封时作；《太行集》（1784—1785），客陵川时作；《嵩游集》（1786），讲学嵩山书院时作；《洛中集上》，《洛中集下》（1786—1788），讲学周南书院时作；《志余集》（1788—1789），修志之余，歌咏山川古迹及忠孝节义之作；《倦游集》（1790—1792），客居嵩洛思归及归湘途中作；《归湘集》（1792—1803），归湘后作。由此可以了解作者生平、思想、创作的内容及其发展轨迹。

7

张九钺诗歌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：一是描绘山川风物的美景。作者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游历漂泊之中，游学、游幕、游宦，足迹几半中国。又酷爱登临流览，途中必纪游历之迹和游览之胜。学术上，多有地理考辨和方志的修撰。文章上，赋体则有《燕山八景赋》、《登天井赋》、《太行秋云赋》等写景之作；记体则有《乾溪洞记》、《游近华浦记》、《游杨历岩记》等山水游记。诗歌更是如此。如《滇游集》，张家栻注云：“时彭青原方伯奉移云南，以书至。先生由黔之滇，名山胜境罔不流览。读其诗者，兼读诗注。”此集实际上就是黔滇山水诗注，将黔滇山水的奇异壮丽描绘殆尽。其他的集子也大体如此。如张氏令峡江时，好登玉笥山，

《豫章二集》收有《望玉笥山》、《秋日登玉笥山绝顶六首》、《坐玉笥山六石中作六石歌》、《出玉笥山》、《晓入玉笥》、《玉笥山口遇雨憩谢生书斋》等，又《峡江十景》中多有玉笥之景。如《玉笥晓岚》云：“三十二朵青芙蓉，隔江插作长屏风。楼台飘荡乐惆怅，中有仙子骖飞龙。朝岚太古色不洗，半落空天半秋水。我欲收之紫霞杯，和以丹砂作香乳。”状玉笥晓岚之弥漫、声色之态甚工。二是抒发思念亲友的情愫。长年羁旅，难免思亲。思念父母，思念妻儿，思念兄弟。如《将之粤中别家人作》、《大融山寄内》、《岭上逢雁寄京师家书》、《岭南寄内》等，写来情真意切。游历在外，又多与友朋交接。聚时把酒言欢，酬唱应答。别时伤感嗟叹，别后忧思萦怀。其情其思，均发摅诗中。三是寄寓思虑往古的幽情。游历山川，除了欣赏自然美景，往往探访古迹，忖度古人，以古鉴今，发思古之幽情。《陶园诗集》中以“访古”、“述古”、“怀古”为题者甚夥。如《江汉访古诗》十三首、《南中述古》、《昆明古意六首》、《南昌汪苏门太守斋中咏古三首》、《钟陵怀古六首》、《羊城怀古诗四十四首》、《龙川怀古》、《陵川述古八首》、《南郊访古三首》。卷二十一《志馀集》考古之诗更为集中。四是歌颂忠孝节义的壮举。作者游历，不仅欣赏美景，探访古迹，还要抉发忠义，弘扬正气。这与作者浓厚的忠孝节义思想是一致的，正如作者所说是“阐述（忠孝节义）惟恐不尽”。节义传文多有歌咏，传与诗相辅而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无传文之歌咏忠孝节义之诗。有力凸显作者彰扬节义之意。

上述张氏诗歌内容方面的特点是与他的诗学观念、诗学宗旨一致的。其《吴橡村闽粤诗集序》云：

吾辈荣瘁升沉皆可听之天命，为大古人大山川大师友缺一不可。（《陶园文集》卷四）

这是他的生活哲学，也是他的诗学宗旨。因此，他的诗歌特多摹写山川、探寻古迹、酬赠师友之作。所谓“大山川”是指作者应于欣赏名山大川之时陶冶个人性情，“以山川为性情”（《耿湘门素舫斋诗集序》，同上）而又于诗歌创作中表现“吾天地山川所赋之气魄”（《裴慎斋琴余草序》，同上）。因此，诗歌创作既是陶冶性情之具，又是传播精神于久远的载体，所谓“长悬天地间……可以传世”（同上）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谓不大。“大古人”、“大朋友”也符合陶冶和不朽之诗学思想。“以朋友为性命，以经籍为寝馈”（《漆曙桥游草序》，同上），“以诗书为嘉谷，以朋友为心膂”（《耿湘门素舫斋诗集序》）都是此意。而彰扬节义是张氏一贯的重要思想，前已论之，贯彻到诗歌创作就是“鸣正声于当世”（《吴橡村闽粤诗集序》，同上）的诗学宗旨。这同陶冶和不朽的诗学思想在一条路线之上。诗歌表现“大古人大山川大师友”具有陶冶学问、性情、道德的作用，这不仅是个人的，也是社会的，其目的就是“鸣正声于当世”，裨益诗教，最终垂于不朽。因此张氏“大古人大山川大师友”论仍属于儒家诗教范畴，不过其论更为具体，颇有新意。

“大古人”还有另一层含义，就是主张复古。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经籍和探访古迹与“大古人”进行精神上的交接和沟通从而把握天地宇宙的真精神。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古人的作品，学习其创作的艺术风格、艺术技巧。《蔡芷衫诗集序》云：

真州施子铁如，庚辰辛巳间，与余论诗都下，倡复古之学。（咸丰本《陶园文集》卷四）

可见张氏曾用心于复古。具体而言，其复古的对象主要是李白和苏轼等。时人有张氏为李白再世之评。《耿湘门素舫斋诗集序》云：“余十二岁赋岳麓六朝松歌，君兄宪候惊叹为太白复出。”可

见张氏也是默许的。其诗题《岳麓六朝松歌送瑞檀师归祝融峰》，前半云：“云麓劈立星沙前，招提拔起赤熛天。下临一缕之湘水，惊涛云气常相连。禅关双松踞怪石，云是六朝之所植。挈霄诘屈不知年，裂地轮囷那记尺。攫髯螭甲摩青铜，荒唐古貌烟宠褻。袷衣六月坐其下，往往爽飒来寒风。”下半言禅师身后事及送瑞檀之意。颇尽状物、夸张之能事，确有李诗风力，对于年仅十二的少年而言，已属难能可贵。此诗又为谈禅之作。佛家思想并不是张氏思想的核心，但同李白一样，对于其艺术创作颇有潜在的影响，表现出挥洒自如、恍惚要妙的艺术特色。明年，张氏十三岁，作《登采石谪仙楼放歌》，赢得了更大的声誉，更强化了“李白再世”的说法^①。同禅师身后一样，李白再世对张氏今后的创作具有定向性作用，使其诗歌风格涂上横逸奔放的色彩。

张九钺也专力学过苏轼，初任教习时有《后石鼓歌用东坡韵》（1744）长诗。以后任官岭南，寻访东坡遗迹，颇引以为伍。后张氏侧室何氏卒，遂取苏轼及其侍妾王朝云被贬岭南事撰成《六如亭传奇》，以志纪念。其实，张氏也是以苏轼自任的。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，总督毕沅于武昌节署，集名流，为苏轼生日修祀。张氏与会，援笔为长歌，四座叹服，鄂城纸贵，毕沅厚赠之。年谱有载。《陶园诗集》卷二十二收此诗，题为《毕秋帆尚书节署为苏文忠公生日修祀歌》，开篇云：“大峨仙人来从谁，或云玉皇香案吏，或云五戒尊耆师，或云邹阳再世，其事惝恍离奇。惟有手提一代斯文元气出，独与日星河岳光争垂。君王终忍弃，世人皆欲杀。天因万古生兹才，胡为命宫置之于磨蝎。桃榔林不终庐，楚

^①邓显鹤、《湖南省通志》、李潢、杨芳灿等在传文和序文中都记载了这样的说法。见《陶园文集》卷首。